

民国第一小说 民国第一剧本 谈《血泪黄花》

郭 长海

1911年11月武昌起义的烽火正向全国燃起的时候，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了一本小说《血泪黄花》。这本小说，以最快的速度反映了现实生活，反映了武昌起义的过程，向读者报告了革命党人是怎样和清朝统治者展开英勇的斗争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的。

又过了两个月，同名的剧本在舞台上出现。它以戏剧的形式，向观众倾述了革命党人是如何前赴后继与清朝统治阶级展开英勇斗争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的。

这可以说是奇迹：写得快，出版得也快；编得快，演出得也快。这些都出自刚刚创造过奇迹的小说《新中国》的作者青浦小说家陆士谔之手。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捧读这本小说的时候，真心地佩服和感谢这位小说家，感谢他的辛勤劳动，佩服他那艺术的眼光和艺术的手法。

—

《血泪黄花》一共十二回，它从1911年8月15日即10月6日晚上写起，也就是武昌起义的前夜，一直写到攻下汉口为止，大约10天之内发生的事件。小说中所写为黄一鸣和徐振华的爱情故事，背景则放在武昌起义的大事件中。作者没有按照武昌起义的史实来写，而是采用了艺术的手法，虚构了一位名叫朱标统发动起义的过程，从起义军巡逻市街开始，到最后攻克汉口，起义军成立了军政府，黎元洪为都督，以汤化龙为咨议局长。这些，也都和历史有出入。因为它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只是一部时事小说。

小说一开始，首先描写了革命军发动过程，街上乱得很，到处都在捉革命党人，杀头。然后，以满清政府官吏的混乱逃离为切入点，真实地描写了历史上发生的一幕。



《血泪黄花》

当起义军攻打督署的时候，督署内一片混乱，身为湖广总督的瑞澂在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候，惊恐万状，乱作一团，但拼命追求的还只是贪财和贪功两件事。在慌乱中，只关心小姨太，却不知如何应对形势，最后从狗洞子钻出。当逃到外国兵舰上，求得暂且苟安之后，又立刻转过脸来，互相调笑，毫无羞耻之心。这些事实都反映了清朝官吏的腐败无能，预示着大清天下的必然垮台。

《血泪黄花》在反应社会现实的时候，是分两条线索进行的，一条线索是黄一鸣的活动，反映了战争进行的情况，客观上描写了革命形势的进展，革命军官兵们誓死战斗、英勇牺牲的事迹。另一条线索则是以徐府活动为中心，反映了后方人民的斗争情况，街区上的动乱，民间对革命斗

争的反映，特别是刻划了六个人的不同的思想面貌。

小说中放在正面着力描写的是青年军官黄一鸣。他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即来到新军中服务，由于早就具有革命思想，在军中表现很好，所以颇受重用，朱标统任命他作巡视军首领。他认真负责，牢记军职军责。他所爱的女友，就住在附近，只相隔几条马路，但他从不擅自离职去看望，只在休息时抽空去看一眼便走。书中描写了他有四次探望的情况，每次几乎都是话没说完，就来了命令，转身便走。其中有一次，徐家等了他好长时间，刚摆上宴席，四个菜，一个汤，一瓶美酒，黄一欧端起酒杯敬大家一巡，自己还没到坐，酒还没喝一口，正好来了新的命令，他放下酒杯就走，只说一声，“去了就来”。

后来黄一鸣上前线，指挥若定，临阵称雄，军士们都特别服从他的指挥，结果每次都大获全胜。最后他奉派去汉阳。攻城一战，未损失一兵一卒，便收复汉阳。最后写他负伤住院治疗，幸得从军相随的徐振华精心护理，养伤出院。当他听到各地纷纷反正、光复，成立军政府的消息后，激动地说：“不光复北京，誓不结婚！”，表现了辛亥革命时期青年军人的英勇形象。

书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是徐振华，她出身于大家庭，但接受了新式教育，毕业于女子师范学堂。她对革命有很清醒的认识，她说：“那几位大家舍家庭，拼着宝贵生命，和枪丸炮弹战斗，他们想要点什么？无非替同胞求幸福，为国家谋治安。”和黄

一鸣相识相爱，她非常理解黄一鸣的军务情况。黄一鸣不能经常回来和她相见，她在家中经常的想念。和旧式的女子不同，她并不埋怨，也不扯后腿。只是担心他的安全。她经常命人去探望前方作战情况，以解除悬念。作者为了刻画这个人物的内心，甚至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不相信迷信的她，竟然走进佛堂，在观音菩萨像前跪倒，敬上三炷高香，祈福黄一鸣的平安。这一情节看起来虽然不太合理，但是又似乎在情理之中。因为她的刻骨相思，无处可诉，一片痴情，只好把全部心思诉之于观音，希望得到心灵上的净化与安慰，所以更深入地展现了这个人物的性格。

在小说的后半部，写她的从军：一方面是对黄一鸣安危的担心，另一方面也是愿意为国家、为革命斗争作出贡献。她的形象的最高点，是由一场梦来体现的。为了突出她的形象，书中有一处神来之笔，黄一鸣接受了一位青年男士的来访，完全没有异样的感觉，直到她递上名片之后，才打出底细，原来是化装的徐振华。她除了受古代花木兰、梁红玉、秦良玉等英雄女子的影响外，也是受到时人的鼓舞。在陆士谔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上海等地女子从军正在掀起一个高潮，有各种女子北伐军出现，这从报上都能看到。而在书中陆士谔引了一个具体的例证，正好是湖北人，即吴淑卿自愿投军，这在当时除上海外，是国内一大新闻。在吴淑卿的影响下 徐振华也要从军，当然不能上前线冲锋杀敌，只好跟在丈夫身边，督理一切。最后丈夫负伤住院，她担负起全部的护理工作，直到丈夫出院，欲北上杀敌，克复北京，她一直都在都在做支持和鼓励的工作。

应当说，这两个人是一组崭新的艺术形象。在清末小说中还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新人。因此，他们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

《血泪黄花》是一部崭新的小说，它的出现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从反映社会，反映时代这一点来说，它完全是崭新的内容，新的人物。

全书以武昌起义为始点，陆续写出了革命的发生，发展直到汉口光复。它是正面肯定革命、歌颂革命的作品。因此，它和以往写的社会小说、谴责小说有了明显的区别。它以歌颂为主，塑造的是正在成长中的新人物，新事件，写新的社会刚刚建立的事，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的事。而在此之前以的小说都是以揭露为主，写的基本上都是旧人物，正在消逝的事件，写了现实的无可救药，必然毁灭。

第二，书中的人物具有新思想。他们的社会观，人生观，甚至恋爱观，都和旧式人物不同。他们忠心国家大事，忙于革命工作，虽然牺牲流血都在所不计。他们有爱

有恨，但不是朝朝暮暮卿卿我我的爱情，也不是那种死呀活呀的缠绵式的爱情，而是爱着对方，关心对方，深信对方，都愿意互相帮助，互相携手，共建大业，因此这是一种全新的健康的感情，他们是新时代、新社会中的人物形象。

第三、全书摒弃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古老的旧式的写法。全书写的是战场和家庭两方面，但是通过黄一鸣的几次探望，把整个的情节连在一起。作者共安排的两条线索，黄一鸣和徐振华相爱，为革命必须分开，但不是割断。全书写了黄一鸣四次来徐家探望，以推动故事的向前发展。最后徐振华要求参军，两条线索合二为一。

为了避免故事的单调，作者在写作全书的时候，在内容上又安排了5个人物，徐母、徐妹、王妈、李妈，通过她们各自的形象，来帮助徐振华的形象的完成，如徐母的沉稳，徐妹的活泼顽皮，王妈的忠厚，李妈的憨态，等等，都有一些衬托的作用。还有一个连接外界和徐府之间联系的人，便是徐振华的表兄朱桂生。

陆士谔是专门从事写作小说的作家，他懂怎样选择角度，他也懂得怎样安排情节，更懂得怎样安排人物，因而能做到主题思想、情节和人物之间的高度的统一。

小说中的描写，黎元洪任都督，汤化龙任议长，好像和历史不符。其实这正是作者高明之处。全书以史实为中心，加以剪裁处理，但又不拘泥于历史。作者以当时历史面貌为主，只截取时事的片断，重点却放在突出两位主要人物，这种写法完全符合现代小说的虚构的写法。

三

《血泪黄花》的语言也值得一提。

全书通用白话写成。这种白话，已经脱离了宋元白话的模式，不论是叙述的语言，还是人物的对话，都很通畅。《血泪黄花》所用的语言，是白话的语言，也是当时流行的语言。在本书出现之前，这种用白话写小说，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运用，已经影响了在这之前的文学状态和语言状态。无论是叙述的语言，还是人物的语言，包括对话描写和心理刻画等都是如此。

有人把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出现，放在五四前后，这是无视民初小说的出现。《血泪黄花》之前，已有大量的白话出现，以后也在发展着白话小说的语言。为什么一定要把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作为开头论呢！

根据上述，我认定，《血泪黄花》是民国第一小说：出版在1911年，而影响却在民国初，当然是民国小说；人物的思想性格，语言行动也都是新的。作者的写作笔法，已经脱离了老的套子，而且确实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语言，所以以民国第一部小说

名之，当之而无愧。

有同志把《血泪黄花》说成是清末小说的结尾，这种看法值得考虑。首先，它的出现，已经和清朝没有关系。如果把近代小说划分成清末小说和民初小说，那么《血泪黄花》便是分水岭，它告别了清末这一概念，正像民国的成立成为现代史的开篇，它也必然成为民国文学的开端。实际上，作为清末小说结尾的，应当是《新中国》。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谈，这里就不饶舌了。

四

陆士谔的小说《血泪黄花》出版后获得很大的成功。它打破了过去那些以描写退官废吏的没落故事或街头巷尾家里家外的琐细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而代之以新的生活，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新的表现形式，因此读者颇多，书亦畅销。

陆君士谔投笔从戎，出入枪林弹雨四十余日，终宵刁斗，彻夜枕戈。所见所闻，可惊可愕。汉阳一役，大受病伤，养病回沪。复于汤药余暇，编撰是书，历叙民国起义之勇敢，清军之残暴。凡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各事，无不绘形绘声，呼之欲出。盖以此中人写此中事，远非摭拾报纸浮言者所能比其万一也。

《民立报》1912年1月9日广告栏

《血泪黄花》的成功之处于此可见。这一段叙述，除了亲历战事一节以外，其余都是很恰当的。

《血泪黄花》的影响不仅于此，由于它有巨大的反映空间和表现空间，这么好的一个题材，立即引起了戏剧家们的注意，于是从小说到舞台，从平面的叙述到立体的演出，《血泪黄花》又有了一个飞跃：

武昌革命，激动全国。凡属同胞，无不洞悉。惟两军争战情形，仅得之耳闻，未曾目见。本台为激动人心起见，特择取内中紧要情节，分编新演八本，使社会触目惊心，以为胜战纪念，而作北伐士气。

按剧布景，随时更换，如火烧督署，抢夺械库，炮击工厂，轰打兵轮，血战蛇山，智破荫军，围攻金陵，夜袭天保，克取钟山，水陆大战，一切景影，簇新灵巧，形容逼肖。全台均用真水真火，肉薄血飞，一一现出，能使观者心惊魄动，不啻身在战场间也。

《申报》1912年1月21日

这个广告发表的第二天，即1912年1月22日，上海大舞台即开始排演“特排时事新剧《鄂州血》”共八本，包含了武昌起义的全过程。剧本也出自陆士谔之手。根据当时情况来看，陆士谔未必能一下子编出八本剧本来。那时候话剧还刚刚出现，没有那么完整的剧本概念，大体上是幕表戏的形式。所谓剧本，也只有提纲，主要的部分要靠演员临场发挥，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另外，也由于话剧刚刚出现，常常借助于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科技的手段来充实舞台，弄得声光电化，千变万化，使人耳惊目眩，令观众大开眼界，所以更受到热烈的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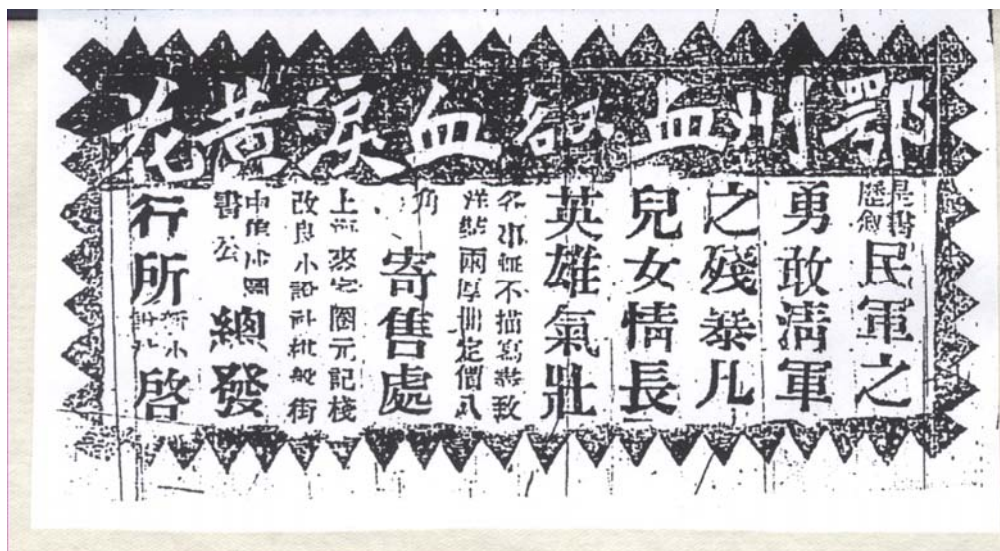
五六本《鄂州血》

是剧系小说家陆士谔先生手编，头二三四本，屡次唱演，蒙惠顾诸君称誉弗值。兹又编五六本，其中情节如《陆战得胜》、《黎都劳军》、《国民助饷》、《奸细被获》、《伪降失败》、《医院探病》、《卷逃游山》、《各省响应》、《禄贞被刺》等，种种色色，较之前四本，尤为热闹。电光布景，风风雨雨。楼台亭阁，风雨山水。船能自行，雨能自布。末场满台真火，尤为骇目惊心。至中间插进各种小调、最新时曲，诙谐悦耳，尤为余事。排演成熟，即将公演。

大舞台 启

这则广告刊载于《申报》1912年4月26日，距第一次广告和演出，有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中，我们可以推测出，只演出了前四本，剧本虽然没留下来，但大致上可以知道是反映武昌首义的经过。瑞澂逃跑，都督大会等。至于第一个广告，所说“智破荫军”、“围攻金陵”、“夜袭天保”、“克取金山”、“水陆大战”等几个剧目，都不在小说《血泪黄花》之中，显然是后来加进去的，也许是舞台的老板为了宣传而临时加上的。至于第二次广告中所说，可能是当时正在构思中的事，因为《卷逃游山》是写张勋和小毛子的事，《禄贞被刺》也是后来的事，都不在小说《血泪黄花》情节之中。

演出本把小说《血泪黄花》改名为《鄂州血》更能突出武昌起义的战斗过程和流血牺牲的过程，小说以后再出版，都有了两个名字《血泪黄花》和《鄂州血》。而且，由于舞台演出的艺术效果在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前此已演出过的《广州血》（演七十二烈士攻广州都署而牺牲事）、《成都血》（演成都保路运动血案）、《鄂州血》



李叔同1912年在《太平洋报》上为《血泪黄花》作的广告

和后来出现的《秣陵血》（演苏浙联军攻克南京之役）合称民初四大血剧，在中国近代话剧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陆士谔创作了一部小说《血泪黄花》，又据此改编了一部剧本《鄂州血》，写出了武昌起义的整个历史风貌，为中国近代政治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崭新的样本，而且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和中国近代戏剧史上都应当有重要的地位。值此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我们更不会忘记为我们创作了理想小说《新中国》的小说家陆士谔先生，仅以此文作纪念。 囍

(GUO Changhai)